
裁军谈判会议

24 August 2010
Chinese

第一一九四次全体会议最后记录

2010年8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15分在日内瓦万国宫举行

主席：甘乔·加内夫先生..... (保加利亚)

* 因技术原因于2012年9月25日重发。

主席：我宣布裁军谈判会议第 1194 次全体会议现在开会。

首先，我要向土耳其的奥乌兹·德米拉普大使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我们的新同事来自保加利亚的友好邻邦，刚刚来同我们一道工作。我要请德米拉普大使放心，在他履行其职责时，我们将对他给予最充分的合作与支持。我祝愿你，大使先生，在行使你的重要职能时取得圆满成功。

我还要向《2010 年联合国裁军问题奖学金计划》的参加者表示热烈欢迎，他们是来观察本全体会议的议事过程。我相信他们将从与我们论坛的接触，尤其是从将会听取的对裁谈会各方面工作的介绍中获益。我祝愿他们来日内瓦不虚此行。

那么，在我的发言者名单上已有许多代表团要发言。首先，我请土耳其大使和常住代表奥乌兹·德米拉普先生发言。

德米拉普先生(土耳其)：主席先生，我是个新来的人，因此，并不适合就裁军问题进行说教或发表长篇大论。我准备从你和我的同事那里学习许多东西，当然，最终，我要为本裁谈会的工作作出积极贡献。

不过，请允许我说，作为外交官，除了外交之外，我对其他利器一无所知。我清楚需要更强大的外交利器，以实现裁军的崇高目标。在此意义上，我认为本裁谈会的作用是具有全球意义的。

我还要借此机会对巴基斯坦目前面对的艰难表明我的同情和声援。

我要再次感谢你对我的热烈欢迎，我随时准备参加一些热烈的辩论。

主席：我现在请巴西大使发言。

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巴西)：主席先生，我想就关于“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推进多边裁军谈判”的部长级会议简略表明巴西政府的一些看法，会议将于 9 月 24 日在纽约召开。对下述各点，在会议期间，还会作出进一步阐述。不过，从裁军谈判会议得到一些投入，对联合国秘书长或许不无裨益。

首先，巴西认为，一个多边常设论坛，即裁军谈判会议的存在，对谈判裁军问题是很有必要的。

第二，围绕通过裁谈会工作计划出现的僵局，直接影响到本机构的信誉，并影响到围绕对国际安全议程至关重要的议题进行谈判和实质性讨论的整个机制。

第三，由于第八次《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审议大会取得了积极成果，人们期待裁军谈判会议能够借此政治动力，着手实质性工作，尤其是在禁止生产用于爆炸目的的裂变材料条约，以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消极安全保证等主题上的工作。

第四，巴西认为该高级别会议应表明其对裁谈会活动的真正支持，以防止在属于裁军谈判会议基本职责范围的问题上展开并行谈判，并促进裁军议程，而不仅仅是扩散议程。

第五，巴西期望裁谈会将恢复其在谈判关于禁止生物和化学武器，以及禁止核试验的文书时显示的活力。打破僵局的一个合乎逻辑的步骤或是召开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它或将对裁军领域整个多边机制进行全面和均衡审查的唯一途径。

我国代表团随时准备进行合作，以确保秘书长的行动取得成功。

主席：感谢巴西大使的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阿尔及利亚的贾扎伊里大使。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对土耳其的奥乌兹·德米拉普大使表示欢迎，祝愿他在本裁谈会履行其重大职责时取得圆满成功。其次，我想谈一谈将于2010年9月24日在纽约召开的名为“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推进多边裁军谈判”的高级别会议。

我们应当首先澄清促使召集这一高级别会议的背景和原因，那就是裁谈会未能进入谈判阶段，且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我们发现使用“振兴裁谈会”一词来描述此次会议是不恰当的。这给人以裁军谈判会议处于一种怠惰状态，问题出在其运作程序上的印象，而各国代表团却是不断在提出想法，作出努力，以制订一项工作计划。例如，2009年5月，会员国一致通过了关于制定工作计划的第1864号决定。但遗憾的是，情况表明，该决定不过是纸上谈兵，因为那一段期间在裁谈会外发生的事情破坏了促成其通过该项决定的安全均势。尽管今年人们显示了诚意，并不断作出努力，情况仍然未见改变。

简言之，裁谈会成为外部复杂因素，尤其是与区域一级安全均势有关的因素的牺牲品。从根本上来说，问题不在于裁谈会及其决策程序，而在于各国之间的安全事态以及一些核武器国家有选择地适用不扩散制度。至于我们对高级别会议的期望，我想提出以下四个要点：

- 第一，高级别会议应按照1978年第一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协商一致通过的最后文件的规定，对建立无核武器世界给予必要的政治支持。
- 第二，应当制止在裁军谈判会议框架之外有可能妨碍走向谈判的努力的种种行动。
- 第三，各国应避免尝试或威胁诉诸其他论坛来替代谈判。
- 第四，必须避免采取以其他国家为代价，认可某些国家的优先考虑和关注的选择性方针。裁谈会有一种倾向，即根据受特定阵营利益驱动的主观政治评估，重申谈判某一问题的时机业已成熟的主张。例如，一些国家认为，谈判禁止生产裂变材料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而对其他国家来说，是谈判批准全面核裁军条约、消极安全保证或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等问题的时机成熟了。因此，重要的是达成一种谅解，体现在如何才符合所有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利益的问题上的全面、协调

或至少是均衡的看法，同时铭记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氛围取决于能否采纳此类方针。

最后，我希望联合国秘书长在高级别会议结束后作出的总结将体现人们所表达的不同看法和优先考虑，为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展现光明前景。在这一方面可能提出的任何后续机制都不应损害裁谈会，而应强化其作为裁军领域惟一多边论坛的声誉和权威。在此背景下，还应提到有一些国家要求召开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以为多边裁军注入新的动力。

主席：感谢贾扎伊里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谢尔盖·奥尔忠尼启则先生发言。•

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主席先生，在我的好朋友、巴西和阿尔及利亚大使发言之后，我察觉对秘书长意图的一些误解，还有会议室内的某种困惑。作为秘书长的个人代表，大家知道，秘书长向他的个人代表传达了一些事情，我想对一些问题作出澄清和强调。

首先，显然，如阿尔及利亚大使所言，会议应有必要的政治支持。我从会谈中，从大家的正式发言中，从我们的私下谈话中感到，裁谈会支持本次高级别会议。我同各区域集团进行了会晤，不仅涉及裁谈会成员国，还涉及联合国全体会员国，也能感到，它们都支持本次会议。

一些代表团可能很关注会议的目的，至少我从阿尔及利亚 7 月 20 日致秘书长的信函所载声明中可以察觉这一点，会议的目的是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推动多边裁军谈判，高级别会议的目的是提供一次独特的机会，借以通过高级别参与，为振兴裁谈会的工作带来更大的政治动力。它还将旨在促进多边裁军，包括为此而应对裁军体制更广大结构面对的更大挑战。

坦率地说，裁军谈判会议没有什么需要担忧，因为这次会议，据秘书长的信函讲，是由他来召集的会议。他邀请了所有外交部长或更高层人士，如他在信中所讲，在 9 月 24 日上午 8 时至下午 1 时，对裁军谈判会议给予必要的政治推动，或许，如果他们希望如此，也可针对普遍裁军表明他们的看法。

此后，人们在会议上所讲的一切都将体现在秘书长的总结中。当然，除了大家的看法，他也会表明他的看法。这是标准的联合国程序，所以，大家不必担心有些看法得到体现，有些看法则否。坦率地说，我不知道他将如何处理这份总结。他可能将之提交大会主席，也可能分发下去，但大家知道，外交部长乃至一些更高层官员参加会议，并在会议期间表明看法这一事实，对整体意义上的裁军进程是很重要的。我们并不经常召开此类性质的会议。

我们还必须考虑到，这将涉及全体会员国，而不仅仅是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这正是秘书长的意图。

至于其他问题，坦率地说，我不知道当下是否有什么并行的讨论。至少，没人告诉我有任何此类讨论。我想告诉大家，尤其是阿尔及利亚大使，秘书长的总

结将考虑到你们的外交部长或其他更高层官员的所有建议和所有看法。这就是秘书长准备做的。

或许我是个蹩脚的裁谈会秘书长，但我不知道有任何并行的谈判。关于裁军问题特别会议，这当然是大会的特权，不是我们的特权。大家如果参加第一委员会的会议，不妨表明你们的看法。

因此，坦率地说，我看不出各位，还有我或裁谈会主席可以如何为该次会议提供实质性投入。大家对该次会议的最好投入是写信给本国外交部长，信上说应当给予切实的政治推动，我们应当通过一项工作计划。除此之外，我看不到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因为秘书长是联合国秘书处的行政首长，而联合国秘书处在任何问题上，都不会在政治上站在哪一方。与我从一些代表团那里听到的相反，联合国秘书处处理应促进联合国的工作，而不是选择政治立场。

我想，现在，我向大家报告了一些事情。还有一件事，就是秘书长很快会通报一些重要信息，对所有事情都作出详尽说明——很可能萨雷瓦先生已经通报大家——但秘书长的通报会更详细一些，可能还有某些技术性变更。

至于当天上午 8 时去往哪里——会议将于 8 时开始，延续到下午 1 时，是在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的会议室，邻近该会议室设有分会场。

秘书长邀请了三个姊妹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禁止化学武器组织和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组织在会议结束时发言。会议将在下午 1 时结束，秘书长将宣读他的总结。

我希望裁军谈判会议，或至少是裁谈会成员国，将经由它们的外交部长或其他更高层官员，支持除了一位大使，阿尔及利亚大使，没有许多人做到的事情，即通过一项工作计划，切实展开裁谈会的工作。这才是秘书长需要的，也是我们所有人需要的：切实展开工作，因为否则的话……在这件事情上，大家提到一些并行的机制，并行的会议，这是对的。各位知道，不仅在联合国，而且在任何其他组织，如果你拿不出东西，自然就会有其他人接手，这个时刻已经到来，确定无疑。一年之后，我们还将看到下一届会议，情况就是如此。如果你拿不出东西，我猜想——这纯属我个人的猜想，各位作为我的同事和朋友，请恕我直言——那么，其他一些人就会组织这类并行的会议，并行的磋商，并行的讨论，或许他们会比我们更成功。而这将是对裁谈会，对作为裁谈会秘书长的我本人的沉重打击。我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发生。

主席：感谢奥尔忠尼启则先生的发言和他提出的限定。我现在请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首先，我要借此机会欢迎我们的土耳其同事，奥乌兹·德米拉普大使来裁谈会就任。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一向关系很亲密，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他今天来到裁谈会。我希望借此机会向他保证，巴基斯坦将一如既往，坚持它对土耳其和土耳其代表团的友谊和支持。

我今天本不准备发言。我将在下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但考虑到刚才的讲话，我希望表明，我同意阿尔及利亚和巴西大使就这次高级别会议表示的看法。

过去一年多与我一道在裁谈会共事的人都清楚，我说话不会吞吞吐吐。今天我仍将如此。让我非常坦率地说，召开这次高级别会议的全套想法，无论是就程序而言，还是就实质而言，都是半生不熟的。

在程序问题上，我确实看不明白，一个半天完事的会议，即使由联合国秘书长来主持，如何就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结论，进而振兴裁军谈判会议，乃至整个裁军机制的工作。

我不想详细谈论每一个问题，因为我知道，早些时候会在一个非正式场合举行会议，讨论裁军谈判会议的这一问题，届时我会就此谈得深入一点。但我认为，对总干事今天上午讲话中的某些方面，需要作出回应。

首先，关于裁军谈判会议支持这次会议的说法，据我所知，裁谈会迄今为止并没有讨论过这次会议。直到今天，我们没在一次全体会议上发言谈及这次高级别会议。因此，我们是在假定裁军谈判会议支持这次会议。

第二点涉及结果。即使秘书长总结了人们的发言，那也不过是总结他对发言的领会而已，我看不出如何在实质上，这就有助于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

裁军谈判会议是大会专门讨论裁军问题的第一届特别会议的结果，要想振兴国际裁军机制，包括裁谈会，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而不是匆匆半日的什么高级别会议，而与会者的级别，据我所知，并不会很高，因为此时，我们的一些高级官员和外交部长，还有更多更急的公务缠身。我们只有等待，且看能有多少外交部长或高层人物与会。

最后，我国代表团最不能接受的是总干事的专横，他以直白、清楚的语言威胁裁军谈判会议，如果我们不能得出结论，如果用他的话说，我们不能“取得进展”，就需要，或者说可能会有别的论坛来取而代之。

在座的每一个代表团都代表了参与成员国的安全利益。我们都是本着国家的安全利益来工作，我们将按照这些国家安全利益来作出决定。

裁军谈判会议并非好像只是在过去几年来裹足不前，过去 14 年来一向如此。我不记得过去 14 年来，还有哪位联合国的总干事曾经如此威胁裁谈会，我认为我们同样不应接受在此问题上的这种表态。

最后，主席先生，我们期待就秘书长建议的高级别会议举行讨论，据我的理解，你稍晚些时候会召集讨论，而我们届时将作出实质性贡献。但在此阶段，我希望重申，就我们的工作作出决定是成员国的特权，且仅仅是成员国的特权。

主席：感谢阿克拉姆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阿尔及利亚代表贾扎伊里大使发言。

贾扎伊里先生(阿尔及利亚): 主席先生, 我希望讲明白我的意见。我要做的是表明阿尔及利亚代表团对 9 月 24 日会议的初步反应——重点在“初步”二字上——因为确实已经请我们对这次行动作出贡献。我们不准对行动本身进行价值判断, 而是要促进辩论, 希望连同所有其他贡献, 这将有助于秘书长筹备此次会议。这里不是要表明关注, 只关乎具体看法。

我的一点看法涉及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问题。我想说的是, 我们需要振兴的不是一个机构。我们需要振兴的是国际裁军方针, 以推动事情取得进展。在究诘振兴裁谈会的概念时, 更多的应当是提请关注这样一个事实, 即我们不应一味执迷于裁谈会的程序, 或我们履行职能的情况有多好, 或者多坏。问题不止于此。问题涉及到不同国家的安全关切, 我们如何来平衡所有这些关切, 以及如何避免在裁军谈判会议外采取行动, 这后一点会削弱我们本着相互信任的精神进行谈判, 达成我们亟待共同达成的协定的可能性。

因此, 我的初步意见的重点是说, 应当清楚, 这不仅仅是裁军谈判会议的程序性问题, 除非我们切中问题的要害, 否则, 求助其他论坛也不是一种解决办法。切中问题的要害, 大家将会看到我们将解决达成商定协定的机制。

这就是我要表明的初步意见, 我想我提出的其他四点也是可供考虑的要素。我很高兴我的尊敬的巴基斯坦和巴西同事, 也支持我在关于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的案文结尾处的看法。如果 9 月 24 日的这次会议能够造成一种势头, 推动召开此类特别联大, 那自然很好。但正如我说过的, 我们不必执迷于一个机构。这不是组织问题, 而是政治问题。

主席: 感谢贾扎伊里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德国大使就程序问题发言。

霍夫曼先生(德国): 主席先生, 我这样来理解是否正确, 即我们在本次会议后, 将就高级别会议问题举行磋商? 我准备在磋商时发言, 但我在想, 在这里发言是否也有用处。如果你确实有意在会议后立即举行非正式磋商, 我将在磋商时发言。

主席: 谢谢霍夫曼大使。我也在考虑是否举行这样一次非正式会议。我原本准备今天 11 时举行这样一次会议, 秘书处昨日通知了所有代表团。据我的理解, 本机构接受了“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的概念, 所有成员国也觉得可以接受。但今天上午, 我接到了某个区域集团的请求, 希望推迟“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因此, 我本想在全体会议结束时告知大家这一请求, 但既然你现在询问, 我不妨通报一下这种可能。这样的话, 我的建议是, 我将与区域协调员进行磋商, 随后, 确定“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的时间, 将向大家通报举行此类“非正式的非正式”磋商的日期。但当然, 现在是一次全体会议。在全体会议上, 我不能阻止任何人发言。因此, 我请尊敬的加拿大代表马里乌斯·格里尼于斯大使发言。

格里尼于斯先生(加拿大): 谢谢主席先生澄清了“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等用语, 我们期待举行此类会议。但既然已经谈到高级别会议, 我也想讲几点意见。

首先, 当然, 我要向前来裁军谈判会议的我们的土耳其新同事表示欢迎。我期待在专业和个人层面上与他合作。

我非常感谢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的发言和他清楚表明的一点意见, 我大体同意他所讲的, 尤其是在对裁军谈判会议的直接影响问题上。

我们距高级别会议只有四个星期, 现在我们应当就筹备工作进行更为坦诚的讨论。我也注意到贾扎伊里大使的两次发言, 他作为主席, 促使商定了一项工作计划, 即 CD/1864, 如今已经留名史册, 但我也发现, 这是对去年的一种怀旧情绪。我不认为, 裁军谈判会议如他所说, 不曾陷入酣睡状态, 我确实感觉, 裁军谈判会议一直是在梦游。举行了多次出色的会议。纵观裁军谈判会议的全部历史, 我们现在已是第 1194 次会议, 但近来的许多次会议并没有取得很大成果。

加拿大当然非常, 非常支持秘书长在 9 月份召开高级别会议的倡议, 我感谢裁谈会秘书长奥尔忠尼启则先生作出的各项澄清, 包括在整体裁军结构和联合国裁军机制方面对诸项较重大挑战的各类问题的澄清。我确实认为, 讨论必须是开放的, 如贾扎伊里大使所言, 不仅仅涉及就裁军谈判会议而言的种种问题, 而且涉及国际裁军的大政方针, 我们所以必须深入实质, 显然还包括国家安全关切, 原因即在于此。

人们提及是否可能召开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 我只想提醒各位同事, 早在 1978 年召开的第一届特别联大, 即承认需要一个规模有限的单一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在同一届特别会议的宣言中, 还承认“裁军谈判的成功关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我认为, 这就是清楚表明, 裁军谈判会议本应对更大的全球共同体, 而不仅仅是其自身负责。此外, 由于第一届特别联大是在冷战中途召开的, 而事情确实发生了变化, 或许已是我们反思天下大势的时候了。这里有一点要提醒的是, 我们谈论第四届特别联大, 第二和第三届特别联大又是怎么回事? 或许不失为勇敢的尝试, 但并没有实现其预期, 所以我们仍然只能依赖 1978 年的机制行事。

我还注意到巴基斯坦同事评论说, 高级别会议是个“半生不熟的想法”。我决不这样认为。我认为它是裁军和国际安全讨论中一个重要模式和已经产生的结果的组成因素, 我当然指的是安全理事会峰会、核安全峰会, 以及美国和俄罗斯商定了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即《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非常重要。我期待《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成果, 我认为高级别会议是在此模式背景下的一块重要基石。

至于裁谈会秘书长讲我们或许只剩一年时间, 这个时刻已经来临等等, 我完全不认为这是一种威胁。我认为这是面对现实, 核查一下我们不断在梦游状态中讨论一些非常, 非常重要的问题时, 到底发生了什么。

并行机制？是啊，这里，我确实需要提醒各位尊敬的同事注意，有某种东西称为《渥太华公约》，有某种东西称为《奥斯陆公约》。讲到裁军谈判会议框架内一点动静没有的严重后果，我相信，就此而言，我们所有人都参与了军火贸易条约的讨论和谈判，而这同样也是裁军谈判会议范围之外的事情。因此，有很多东西可供讨论，包括在高级别会议上讨论，但在此前，我期待即将进行的非正式讨论，因为届时我们将提出其他一些看法。

主席：感谢格里尼于斯大使的发言。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费萨尔·考鲍兹—哈穆伊大使。

费萨尔·考鲍兹—哈穆伊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以阿拉伯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对土耳其共和国大使奥乌兹·德米拉普先生表示欢迎，祝愿他和他的代表团在工作中取得圆满成功，事事如意。

主席先生，我很奇怪，不明白在一个只有三四个小时的会议上，是否能够解决积累了长达 12 年多的问题。既是联合国秘书长召集会议，他必然出于最良好的意图。我可以明确表示，就裁谈会问题而言，我们不相信这次会议能得出什么神奇结果，但我们接受了邀请，希望会议将确认这样的事实，即一方面，裁军谈判会议是惟一的谈判论坛，另一方面，遵守其议事规则是裁谈会取得成功的关键。I

人人都很清楚，会议得不出什么解决办法。本裁谈会问题的解决办法，必须从某些首都去寻求。这些首都只关心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情况，忽略裁谈会其他基本主题，例如核裁军、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消极安全保证等等。这些首都罔顾一些国家的安全关切，而如果不考虑这些国家的安全关切，我们自然就难以达成协定。

我希望表明坚决支持阿尔及利亚和巴西大使的精彩发言。我完全同意他们的观点。

主席：感谢考鲍兹—哈穆伊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塞尔维亚代表 *Uglješa Ugi Zvekić* 大使发言。

Zveki 先生(塞尔维亚)：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说明，裁军谈判会议观察员国的发言本应由泰国大使以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协调人的名义作出。由于他缺席，作为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成员国的大使，并作为本会议室中最靠近该国代表团者，由我来作出这次发言。

我代表裁军谈判会议观察员国非正式集团，感谢主席与观察员国不断接触并通报情况。我们赞赏调动裁谈会的成员国和观察员国参与筹备即将召开的高级别会议。随着日期的临近，我们还期待进一步的参与。我们希望借此机会对会议的程序性和实质性部分发表意见。

关于程序性问题，我们很高兴得知将有部长级或更高层代表发表一个声明。我们集团的坚定立场是，联合国全体会员国都应有平等机会参加这些重要会议，

以加强裁军和不扩散进程的效率和包容性。许多观察员国的部长级代表已经表明有兴趣与会。如果联合国秘书长和裁谈会秘书长提供方便，使裁谈会观察员国的指定代表可在高级别会议上陈述观察员国的立场，并允许他们以此身份列入发言者名单，我们将非常感激。

我们希望高级别会议的审议将包括前瞻性内容。与此同时，我们认为，今后的活动应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进行，以加强其作为惟一和独特的多边裁军谈判论坛的工作。

我们意识到，如联合国秘书长在其邀请函中所言，审查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是这次高级别会议的一个主要目标。鉴于过去十年来，从不曾对裁谈会的成员资格作出审查，观察员国希望敦促在高级别会议期间，处理裁谈会议事规则第二条涉及的问题，即“裁谈会的成员资格将定期予以审查”，以有可能在总结中建议在 2011 年任命一位扩大裁军谈判会议成员问题特别协调员。观察员国希望在高级别会议上和此后认真考虑此类扩大问题。

我们还希望与会国家将利用这次机会，讨论裁军机制的改革。必须对现行机制应对新的安全挑战和二十一世纪和平机遇的能力作出评估。

最后，裁军谈判会议观察员国期待积极参与这次重要的高级别会议，并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将会议开得成功。

主席：感谢尊敬的塞尔维亚大使代表观察员国所作发言。我的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者是尊敬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代表。

巴索普先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在此关于高级别会议的讨论中，我想谈谈英国的想法。

我要说的第一点是，我们欢迎秘书长在裁军和不扩散问题上的个人承诺和领导作用。这里也包括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对此事业的澄清和领导作用。英国很乐于与秘书长配合，推动 9 月 24 日的会议取得圆满和平衡的结果。

关于实质问题的一些想法。我们希望会议将向大会第六十五届会议传达高级别的政治信号，敦促裁军谈判会议审查如何在不破坏协商一致原则的情况下提高其效率，促使裁军谈判会议更好地应对二十一世纪的全球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挑战，重温一年前在 2009 年 9 月 24 日通过的安全理事会第 1887 号决议，并呼吁所有国家继续充分执行该决议。

我们希望会议将加强裁军谈判会议，以商定全面和平衡的工作计划，立即着手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并按照其自身的工作计划草案(CD/1864)、有关的第一委员会决议和 2010 年《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行动计划，就其他核心问题进行实质性讨论，即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消极安全保证和核裁军。

我们希望会议将审议如何促进裁军谈判会议在 CD/1864 的基础上，迅速批准其工作计划，以及如何提高现行国际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机制的效率。

我们希望会议将加强并推进过去一年来在军备控制、裁军和不扩散方面的积极事态进展，尤其是成功举行了《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

我们关切的是，会议不应试图改变裁军谈判会议的协商一致规则，也不应损害裁谈会作为惟一的常设多边裁军论坛的作用，削弱在裁军谈判会议内谈判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会议不要不切实际，不要导致从 CD/1864 确定的优先考虑上转向，我们认为，该文件是一项黄金标准，满足了所有人的关注，我们始终因此感谢阿尔及利亚大使不辞辛劳，组织起这样一份文件。

我们希望会议不会导致后续活动激增，因为这将偏离《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商定并在裁谈会工作计划中考虑的菜单。

目前，在召开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一事上，不存在协商一致意见。

我们希望会议不要试图针对今年 5 月在《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经过艰苦的跨区域谈判才取得的结果重开讨论。

最后，我们相信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份内之事的主席总结应是会议的适当结果。我们不赞成提出执行性结论。

主席：感谢尊敬的英国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美利坚合众国的代表肯尼迪大使发言。

肯尼迪女士(美利坚合众国)：首先，我要同其他人一样，对奥乌兹·德米拉普大使表示欢迎，我本人可以说，我知道他是他的伟大国家的极富才干的外交家和代表。

我也还不曾在本论坛对巴勒斯坦洪灾肆虐作出任何表示，请允许我借此机会，不仅表明我们的声援，还要表明我们所有人都希望并期待竭尽全力施以援手，不仅是在当下这场危机中，而且立足长远，因为显然，这场破坏是很广泛的，造成了长期后果。

我饶有兴趣地聆听了今天的所有发言。实际上，我对高级别会议也有一些想法，但既然预期早些时候将举行你提出的会议，不妨留待今后再谈。

下面我只想谈两点。第一是表明我对秘书长奥尔忠尼启则今天所作澄清的赞赏。这番澄清来得很适时。其次是表明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召开此次会议的倡议。当然，我们理解并同意人们今天的一些看法，即它并非灵丹妙药，我们不能期待它一下子就能解决我们的所有问题，但这一倡议，我认为，显然是最适宜的。关于我们尊敬的巴基斯坦同事以烹饪术语表达的关切，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将此次会议看作是一个推动进展的机会，而不是一种威胁。让我们所有人以我们各自的方式，努力将会议调配成一道富有营养，美味可口的裁军甜点。

主席：感谢肯尼迪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摩洛哥代表发言。

希莱勒先生(摩洛哥)(以法语发言): 主席先生, 我国代表团本不打算在今天的正式会议上发言。然而, 听罢今天上午的发言, 我想, 或许有必要就将于纽约召开的高级别会议, 谈谈我们的印象和看法。不过, 在此之前, 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你的主席任内在裁谈会成员国面前讲话, 我要借此机会向你表示祝贺, 并保证我国代表团将在裁谈会主席的这些艰难时刻对你给予全力支持。我还要表明, 我很高兴看到一位老朋友和经验丰富的外交家, 土耳其的奥乌兹·德米拉普大使加入了我们的行列。这位干练的、见识广博的职业外交家的到来, 使裁军谈判会议得到加强。我相信, 他将以其土耳其的名义, 为我们的工作作出巨大贡献。

摩洛哥王国赞赏联合国秘书长采取主动, 决定在纽约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 以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我们相信, 秘书长这样做, 履行了他的责任, 发挥了领导作用, 只因为面对近些年来裁谈会陷入僵局和失语, 他不能袖手旁观, 无所作为。因此, 我们欢迎这一非常及时的高级别会议。然而, 我们必须反问自己: 我们期待从这次高级别会议中获得什么? 我们是否只准备去一趟纽约, 讲讲话, 然后离开? 或者我们希望去探究问题, 确定我们需要做些什么事情, 以克服裁谈会面临的困难和障碍? 我相信秘书长在纽约召集这次高级别会议, 是为了向我们提供一次机会, 借以进行坦率的讨论, 确认是哪些问题给裁谈会制造了困难和麻烦, 更重要的是, 找到解决办法, 提出如何来达成妥协, 使裁谈会能够摆脱沉沉暮气。为了做到这点, 确保在纽约不是为开会而开会, 只有一连串的发言, 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完毕, 那么, 我们在日内瓦, 作为全权代表各自政府参加这些谈判的专家, 就有义务进行坦率对话, 搁置使裁谈会陷入停滞的分歧。我们需要这样去做, 规划我们如何在纽约取得成功, 如何克服困难, 如何避免在纽约重现导致日内瓦的僵局的分裂和摩擦, 否则将是灾难性的。我们启程前往纽约时, 如果还是抱着同样的态度, 同样地缺乏明确的目标和最低限度的基本协议和妥协, 则 9 月 24 日的会议注定将一事无成。为避免这一结果, 我们必须妥善筹备这次会议。问题不在于每个集团聚在各自角落里, 炮制出一份立场文件, 申明其“愿景”。在预备阶段, 这或许不错, 但我认为, 我们有责任坐到一起, 相互交谈, 看看我们可以商定哪些问题。或许这类问题并不多, 但我们必须携手合作, 找到解决我们所面临问题的方法, 因为最大的危险在于我们动身赶赴纽约, 归来时两手空空。那就宣示了裁谈会的末日。

我们裁谈会的秘书长说, 裁谈会或许只有不到一年时间。我不同意这种看法, 但我同意悲观情绪在弥漫, 而且将日益强烈, 除非, 主席先生, 我们能够有所作为, 否则, 裁谈会将得不到加强。今天上午有人说, 裁谈会的成员国不用做任何准备。我们不同意, 因为是由我们负责来处理有关问题。我们才是谈判者。因此, 在纽约向联合国秘书长和非裁谈会成员的联合国会员国通报裁谈会面临的困难, 确认我们有哪些手段来克服困难, 是我们的职分所在。盲目地前往纽约无异于一种屈就。

另一点意见: 我们认为, 我们如果失败了, 既不能责备联合国秘书长, 也不能责备裁谈会秘书长。我们如果失败了, 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必须承担责任。联合国机制没有责任可言。同样, 联合国或其他国际组织的所有会议, 如果取得成

果，应当归功于该机构以及其成员。如果以失败告终，应当责备的是那些拒绝妥协，拒绝寻求解决办法者。

因此，我们呼吁回归理性、智慧，首先是重拾裁军谈判会议 1978 年发轫以来在谈判中秉承的妥协精神。人们对 1970 年代，对历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表达了怀旧情绪，但我只想提请大家注意，《化学武器公约》是在这里谈判的，而在一届特别联大召开后，该《公约》获得了必要的动力。我们不必绝望。我们需要的是考虑如何将纽约作为一个平台，汇聚必要的政治意愿，推动我们的工作，以便对人们采取的立场有一些理解，有更多的理解，进而寻求一种方针，使我们得以在所有人都能接受的工作计划基础上，重新投入工作。我们首先必须铭记，我们所有人都负有责任。如果相互指责，推脱责任，就无法解决裁谈会面临的问题，势必妨碍在纽约的高级别会议取得任何结果。最后我还有一点意见。今天上午有人说，秘书长将作出篇幅不过几行文字，或者也许只有一页的总结。就我个人而言，我怀疑一份总结能否激励裁谈会采取行动。需要的是裁谈会中的不同集团考虑在这里，或到那里，起草一份关于将要作出的发言的协商一致的文件。当我们的部长进行发言时，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国或这次会议的与会者是否能够当场草拟一份总结？而且，为什么应当是一份总结？为什么不能考虑一份路线图？为什么不能设想甚至更积极的成果？会议应当取得成果，我们煞费苦心地进行筹备，就是为此。21 国集团要求给每个集团留出时间去思考，去起草建议，去形成各自意见，进而融为一个共同的愿景，也正是为此。我们如果不采取这种方针，则必须承认，我们正一头扎向失败。然而，摩洛哥仍然满怀希望，我们具有政治意愿，乐于与裁谈会各方相互合作，达成必要妥协，也不乏政治勇气，准备协助确保在纽约的这次会议将激励并振兴我们的工作。振兴裁谈会，靠的不是在纽约的发言。靠的是我们在纽约达成的决定和协定，只要我们从现在起就开始考虑这些决定和协定。如果不同集团不肯本着这种更为开放的方针相互合作，在纽约召开的会议完全可能再现我们在这里，在日内瓦每星期一或两次面对的情景。

主席：感谢希莱勒大使的发言。现在我请尊敬的德国代表霍夫曼大使发言。

霍夫曼先生(德国)：主席先生，我能否首先同其他人一样，对我们的土耳其新同事奥乌兹·德米拉普大使表示欢迎？我要说的是，我期待与他合作。

每一次成功的会议都需要稳妥的筹备，必须说，我们距纽约的高级别会议只有四个星期。我认为，现在已到了行动的时候。实际上，我认为，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对纽约的此次会议进行实质性辩论。

我很感谢你通报在本次正式全体会议后，不准备举行非正式磋商。必须说，最初我很有些吃惊，但也很高兴我提出了问题，因为我本来会在非正式会议上就问题的实质发言，而如果今天没有非正式会议，我将在正式会议上发言，因为我认为，我们必须把话讲出来。已经进行了一些发言，我认为现在我们也应当表明看法。

我很感谢裁谈会秘书长的澄清。当然，我想没有人指望联合国秘书长会偏袒哪一方，但我认为，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和国际社会成员，即使超出了裁谈会范围，也应发出它们的声音，如此才有助于形成其对事态的看法。

德国代表团从一开始就欢迎裁谈会秘书长后来是联合国秘书长关于召开这次高级别会议的倡议，我们对之给予了极大重视。我们已经建议我国外交部长参加会议。因此我希望将有很多外交部长，乃至可能有国家首脑与会。我认为我们决不能错失这个创造势头的机会。

我想在此时刻，需要回顾一下为什么这次会议对所有人来说都是必要的。众所周知，十余年来，人们始终未能商定在裁军谈判会议上谈判那些内容。这是由于一种复杂甚至是神秘的联络和阻塞制度。但在 2009 年，我们确实有了突破，我们有了一个协商一致的工作计划，CD/1864。遗憾的是，如人们今天已经提到的，事态的发展导致了这样一种局面，即当我们准备实施该计划时，一个代表团明确提出了保留意见。在裁谈会本身并通过双边接触作出了许多努力，试图打破僵局，但遗憾的是，至今没有结果。

我认为必须指出，存在一种得到广泛认同的看法，我目前仍然相信这种看法仍然存在，即 CD/1864 在如何处理各项核心问题上做了精细整合，提供了可能的最佳方针。人们如果认真读一读 CD/1864，就会注意到，就实际运作而言，文件的核心是启动裂变材料禁产条约的谈判。

如今，在实施 CD/1864 上旷日持久的僵局促使秘书长提出了高级别会议的想法。我们早些时候讨论这一问题时的情景，我记得还很清楚。据我的理解，根本的想法是帮助说服各有关方不要妨碍执行 CD/1864 中载明的方针。

德国仍然相信 CD/1864，连同一一我也想在這裡提及一一《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成果文件行动 15，为我们的事业指出了明确的方向。我国政府在政治层面协助了落实《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成果，我们寻求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执行这两份文件，也即 CD/1864 和《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的成果文件。

我们确信，如果各国从更广阔的角度，对其实际安全状况、真正的安全威胁和由此产生的利益作出清晰和通达的思索，它们将得出结论认为，协助国际社会启动在核裁军领域一个重要问题上的谈判同样也符合它们自身的利益。就我们而言，我还想补充的是：我们说将优先考虑开启裂变材料禁产条约，但同时也想非常清楚地表明，我们欢迎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其他核心问题上取得进展。德国对打破本机构僵局的建设性和具体想法持开放态度。

那么，如果在短期内，情况表明，僵持状态难以很快消除，我们也希望清楚表明，在此情况下，我们将乐于听取就如何更好地着手提出的新颖想法。我注意到，在这一方面，一些想法已在讨论之中，例如，关于联合国大会的作用。

不管今天结束时讨论的结果如何，我们确实不希望对裁军谈判会议的存在产生怀疑，裁谈会尽管面临重重困难，在我们看来，仍然是裁军和军备控制领域的一个重要机构。

因此，让我再次强调，我们决不能错失高级别会议为我们提供的创造裁军进展势头机会，我们应当利用这次机会传达一个明确信息，即国际社会期待裁军谈判会议着手其实质性工作。

最后，请允许我对我们听到的裁谈会秘书长的警示表达一点看法，我们尊敬的巴基斯坦同事对此警示已经作了明确评论。我认为这是他的个人意见，我非常赞赏。我认为，重要的是必须就我们现在的状况进行坦诚辩论，决不能继续——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把头扎在沙堆里，自欺欺人。风险确实存在。我已经说明了对问题的实质的立场。我们极为重视裁军谈判会议，但我认为，人们应当现实地看到，时至今天，各国和各国代表团或许再不能容忍本机构持久地陷入僵局。

主席：感谢霍夫曼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爱尔兰代表科尔大使发言。

科尔先生(爱尔兰)：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你的主席任内发言，请允许我也对你担任主席职务表示祝贺，并像其他同事一样，对土耳其大使奥乌兹·德米拉普大使表示热烈欢迎。我们非常期待今后与他合作。

我的意见，有些本来可能会在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当然，非正式会议还可能举行，所以我将泛泛概述一下——因为我觉得这很重要，而且别人已经这样做了——爱尔兰代表团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对待秘书长的高级别会议。

首先，我想说，爱尔兰非常欢迎和赞赏秘书长作出召开这次会议的决定。这属于秘书长的特权。对秘书长打算如何举行这次会议，我们已经听到很多非常明确的解释。正如裁谈会秘书长所说，关于这次会议，重要的一点在于，不仅仅裁谈会成员，而且所有会员国都将参加。会议将不仅讨论造成裁谈会瘫痪并瘫痪了一段时间的问题，还将讨论国际多边裁军的架构问题。

因此，对这次会议不必有任何担忧，或者认为它质疑了裁军谈判会议的特权，应该考虑的，倒是我们如何才能一道重新履行裁军谈判会议的各项职能和其计划。

我将就此泛泛地谈两三点。

首先，裁军谈判会议当然是主要的多边裁军谈判框架，而它多年来没有履行这一职能。对爱尔兰这样的国家和置身其中的其他许多国家，以及不在其中的其他国家来说，我们对多边裁军进程的承诺来自于坚信，多边合作符合大家的利益，尤其符合小国的利益，这些国家没有军事力量，不得不依靠建立和支持一个信守规则的强大制度，不得不信任多边裁军机制以及不扩散条约和协定。

裁军谈判会议在这方面可发挥重要作用，主要的作用。高级别会议的一个关键所在，是在多年后回顾一下，我们做了些什么，促使裁谈会履行其职能。因此，把振兴裁谈会工作的问题摆在国际社会面前，是再恰当不过了，而就高级别会议而言，这正是秘书长在做的事情。

我国代表团认为，纽约会议首先是一次政治会议。它将是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会议。它将是外交部长的会议。要求——我不认为那是期待——会议一定要产生任何协议是过分了，但目标将是，从政治上推动结束一直在阻碍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瘫痪状态。

显然，在今天的会议上，以及在“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上澄清这一点很重要，即不应该有任何不必要的相互指责，更不应该重复我们在裁谈会本身太经常听到的程序问题。相反，目标应该是研究可能的前进道路，包括我们听到的某些想法：特别联大等等。

然而，不审视其他是不可能的。如果认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所有问题都属于其机构本身和其程序，这种想法不免幼稚。这是今天上午不断重复的观点。在确定本机构是否能够开展谈判工作时，裁谈会外部的因素确实发挥作用，或许甚至发挥主要作用，而当初成立裁谈会就是为了谈判。然而，可以认为，裁谈会的运作方式，或者更精确地说，是不运作的方式的某些方面阻碍了谈判工作的进行，这也是事实。

这并不是说，这些问题一定就是召开高级别会议的一个因素，但是必须考虑它们，想到它们。我国代表团认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解释和运用要求每年通过工作计划的方式。在多数其他多边机构，工作计划基本上是将要开展活动的日程。似乎只有在裁军谈判会议，工作计划被赋予某种程度的几乎是神学般的重要性，超出了纯粹的行政性质。

第二个抑制因素，显然是把议事规则解释为所有的理事会决定，甚至纯粹的程序性决定，都需要协商一致。当然不妨坚持要求协商一致，许多人已经这样做了。就最终通过一个经谈判达成的文书而言，也不妨这样做，尽管或许不完全具有说服力，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决定是否加入这种文书的主权。但让人很难理解的是，为什么仅仅是开始谈判，也要求协商一致，或者对不那么重要的决定，如每年通过裁谈会议程，也要求协商一致。

第三点已经提到过，但不是今天，即通过区域集团就某些标准事项进行谈判的做法，而这在议事规则中是不存在的。这也是一个掩盖裁谈会成员各自意见真实情况的做法，确实妨碍了公开辩论，削弱了找到妥协办法的可能性。

最后，关于裁军谈判会议成员有限的问题，塞尔维亚大使已经对此深入阐述。所有国家对裁谈会应该谈判的问题都有合法的兴趣。因此，在我国代表团看来，扩大裁谈会的问题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我们对此大力支持。我们认为，在已经启动的进程中，这是个到时候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对此要讲的最后一点，当然也是大多数将在高级别会议上发言的部长，并不是来自裁军谈判会议成员国。国际裁军问题和多边进程不仅仅属于裁谈会成员国，而是属于联合国全体会员国，而且确实属于国际社会。许多观察员国家当然早就希望成为裁谈会成员，但始终未果。

最后，我国代表团希望，如秘书长所言，9月24日的会议将使整个裁军架构面貌一新，在裁军谈判会议如何发挥作用方面，给予它新的动力和推动，使它不致在程序问题上受阻，而是按照秘书长的意图，投入主要精力审视挑战和机遇，以及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如何在应对这些挑战方面履行其责任。

主席：感谢科尔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瑞典大使赫尔格伦先生发言。

赫尔格伦先生(瑞典)：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你的主席任内发言，请允许我在这一重要时刻，向你表示充分的支持和祝贺，并欢迎我们的土耳其新同事。

我今天本来没打算在正式的全体会议上发言，但有些发言已经记录在案，值得略作评论。

首先，我国政府非常欢迎联合国秘书长在制止核武器扩散和所有国家履行对建立无核武器世界所作承诺这两个问题上投入自己的兴趣、时间、尤其是政治影响。在这方面，他对裁军机制内部的状况，特别是对打破裁军谈判会议僵局的努力显示了个人关注。这是极其令人高兴的。

其次，我们认为，我们的政治领导人——不仅是裁谈会的大使们——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一局势上。我们在这一论坛不断表示，对我们来说，年复一年地向我们的政治领导人解释这一机构难以采取共同行动和着手实际工作，是一件多么让人为难的事情。从我们的角度和从我们政治领导人的角度来看，重要的是他们相互间应有机会直接探讨这一局势。我知道我国的外交部长本人就公开表示，对出席9月24日的会议很有兴趣。惟一的不确定因素，是在在此之前几天，我们要举行大选，他希望能够留在这个职位上，这样他就能参加会议，与外交部长同行们讨论裁军谈判会议的状况和裁军机制的整体状况。

第三点涉及尊敬的美国大使非常雄辩地评论的烹饪问题。如果我们希望所有的联合国高级别会议都预先烹制好，且有能力和解决会议将要处理的所有问题，那么，就没有多少联合国高级别会议需要举行了。我认为，我们的政治领导人应当聚在一起，讨论非常艰难、非常棘手的问题，看看能否为解决这些问题作出贡献，尽管这些问题不会在开会时当场就得到解决。

最后，请允许我以个人的名义表示，在裁军谈判会议度过六年时光后，我同意在我看来是总干事的个人评价，即裁谈会的状况亟待处理，裁谈会的时间所剩无几；即使不是今年，2011年届会对本机构的前途也是至关重要的；如同所有的政府工作和多边工作，对裁军谈判会议也需要进行而且正在进行人们往往称作的基于成果的评估，照我们的现状来看，裁谈会在此评估中的结果不会很好。因此我欢迎裁谈会秘书长能用如此直率地向我们表明他的评价。就个人而言，我同意他的评价。

主席：感谢赫尔格伦先生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荷兰代表范登艾塞尔大使发言。

范登艾塞尔先生(荷兰): 主席先生, 首先让我像其他人一样, 对我们的土耳其同事表示欢迎。我们期待与他合作, 并与他的代表团继续深入合作。

如同其他一些人, 我来参加这次会议时, 并没打算就高级别会议问题发言, 因为我也认为, 我们将在今天晚些时候的非正式会议上就这个主题交换意见。刚才听你说, 出于我不知道而且不很理解的原因, 这次非正式会议延期了, 同时又听了人们的很多看法, 因此我也想借此机会向各位表明我们的一些意见。尽管这次会议是正式会议, 但这些意见依然是初步的。

荷兰完全支持秘书长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讨论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并推动多边裁军谈判的倡议。继续走我们走了十多年的老路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明白, 经过 13 年的僵局, 再不能说裁军谈判会议只是遇到了暂时的困难。我们若不采取行动, 裁谈会就会失去意义, 成为过时的东西。无论这种情况的发生是通过正式步骤, 还是通过非正式措施, 例如降低参与级别或各国首都的兴趣进一步减弱, 都没有什么不同。梦游或者做梦都阻止不了这些实际可能性的出现。

在这方面, 我们认为, 9 月 24 日是一次挽回颓势的机会。它不是一个威胁。我们不可错失良机。因为——此处我同意裁谈会秘书长的看法——可能不会再有许多机会了。荷兰认为, 高级别会议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我们若想振兴裁谈会, 后续行动必不可少。如同联合国秘书长, 我们也认为, 作为开端, 这一后续行动可以采取大会第一委员会决议的形式。

我们认为, 决议应呼吁裁军谈判会议在 2009 年商定的工作计划和/或 2010 年提交的两个草案的基础上展开工作。我们认为, 这些提案得到了最强大的国际支持。至于具体行文, 如我前几次发言所说, 荷兰是很灵活的。我们准备就所有四个核心问题开始工作。但我们不准备再等 13 年。我们应该为自己严格限定一年的最后期限, 如果没有达到这一最后期限, 大会就应该考虑采取何种最佳办法, 推动在多边裁军问题上取得进展。

在这方面, 我们不同意应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在裁军谈判会议之外进行谈判的观点。正如以前在这个会议厅中说过的, 我们认为裁谈会是一个工具, 假使这个工具起不到效果, 或许就必须在考虑到国际局势的情况下, 采用其他更好的工具。

关于什么是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最好方式, 听取外部意见也许不无裨益。裁谈会并不是第一个向外部征求有益意见的机构。对这种做法, 我们应持开放态度, 但始终应有一个最后期限, 以避免裁谈会再花费 13 年来讨论自己的前途。

主席: 感谢尊敬的荷兰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乌克兰代表安德烈·卡西亚诺夫先生发言。

卡西亚诺夫先生(乌克兰)(以俄语发言): 主席先生、秘书长, 在这个我们国家的重大日子里, 我代表乌克兰欢迎今天会议的所有与会者。2010 年 8 月 24 日, 乌克兰庆祝其独立十九周年。

鉴于今天讨论的性质，我想感谢裁军谈判会议秘书处和现任主席甘乔·加内夫大使，他们让我们有机会讨论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重要方面，以及准备在纽约召开的高级别会议。

我国欢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召开高级别会议讨论振兴裁军谈判会议工作的倡议。我们相信，大家都对即将召开的那次会议寄予厚望，因为裁军谈判会议近来无法靠自己克服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由于过去十年缺少明确的成果，总的来说国际社会，具体来说是纽约会议的与会者，面临复杂而重要的任务：分析过去的经验，指导裁军谈判会议的工作进入建设性航道。在这方面，我们认为，今天会议的一个重要目标，是讨论纽约会议的政治方面，以期提高联合国会员国的高层官员在纽约的工作效力。

我们假设，对如何举办高级别会议及其成果，存在意见分歧。因此，我们呼吁今天的与会者表达观点时不要太绝对，要试图考虑到各国的所有希望，以便选择最佳和最有效的观点。

至于乌克兰，我国代表团在全体会议和协商期间已反复阐述过自己的观点。今天我想重申我们的立场。

首先，既然秘书长由于他的承诺，只能有一天时间专用于裁军和维和领域的这一专门论坛，即裁军谈判会议，那么乌克兰提议，应对来纽约的高层官员的工作时间作出最充分的利用，如果必要，可考虑能否延长会议时间，从五小时延长至整个工作日。

第二，鉴于在纽约的讨论涉及广泛，而外交部长级的会议又很罕见，最好允许所有希望发言的人在会上发言。

第三，联合国秘书长和在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言的外交部长曾呼吁显示政治意愿，搁置裁谈会内的分歧，以振兴这一论坛的工作，由于这些呼吁没有产生效果，乌克兰建议，参加今天协商的国家在高级别会议期间，拿出时间用于交互式对话和编写会议的最后成果文件。我们认为，积极讨论在一般性辩论期间所作的发言，将有助于在会议最后阶段不仅通过主席的总结，而且通过振兴裁军谈判会议实务工作的具体建议。

最后我想再次感谢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先生履行职责，在纽约召开高级别会议。

然而，我想提醒大家，这次会议取得成功的首要责任，完全在于联合国会员国。因此，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的框架内作出，将为帮助纽约会议取得圆满结果创造有利的条件。

主席：感谢尊敬的乌克兰代表的发言，并借此机会在乌克兰国庆之际，向该国表示我们最热烈的祝贺。我现在请尊敬的大韩民国代表林大使发言。

林先生(大韩民国): 主席先生, 如同其他一些代表, 我们原没打算在本次会议上发言, 但我觉得, 对召开一次高级别会议来讨论振兴裁军谈判会议的功用或价值, 存在挥之不去的怀疑, 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发言。

我认为, 我们必须考虑是什么让我们陷于这一局面。为什么需要秘书长召开这次高级别会议? 在什么背景和情况下? 当然, 《不扩散条约》的各项决议要求如此, 而裁谈会的某些成员加入了该条约。然而, 存在要求秘书长召开这次会议的明确规定。而且, 我认为, 召集本次会议另有一个紧迫的理由。我相信秘书长受到了国际社会的督促和压力, 因为国际社会对过去 13 年裁军谈判会议内部和围绕裁军谈判会议的长期僵局, 感到不满和灰心。

已请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参加这次会议, 我们将以联合国会员国的单独身份参加会议。我们不是作为裁军谈判会议的成员参加这次会议。然而, 我认为, 由于会议的内容全部有关裁军谈判会议, 所以裁谈会全体成员的参加和祝福对会议产生有意义的结果至关重要。我认为那是一个进行深刻反省——此时我们急需这种反省——的真正机会, 可以不仅为裁谈会成员, 而且为整个国际社会制定未来的方向。

其次, 我只想简略地评论一下裁谈会秘书长的发言。显然, 对裁谈会成员来说, 这是一剂难以下咽的苦药, 但是我认为, 不应拒绝考虑他的话, 而且必须适时地认真对待他的好意。

主席: 感谢林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挪威代表斯特罗姆先生发言。

斯特罗姆先生(挪威): 主席先生, 我也想借此机会就纽约的高级别会议发表意见。

首先, 挪威期望高级别会议是一个机会, 可以解决如何推进多边裁军谈判的问题, 裁军谈判会议是几个需要改革和振兴的机构之一。挪威认为秘书长邀请联合国全体会员国参加会议这一点很重要。因此, 我们对高级别会议应该采取全面方针, 不仅仅限于评论裁军谈判会议的问题。

必须强调, 对各国和各国人民来说, 裁军是加强国际、国内和人类安全的工具, 无论人的性别, 也无论我们决定在哪个结构进行互动。

我们希望在纽约的辩论将有助于启动更全面和更系统的辩论, 讨论总的裁军架构和如何应对裁军和不扩散方面当今和未来的挑战。

我们需要审查冷战期间建立的机构是否适合交付结果。如果裁军谈判会议不能践行其宗旨, 大会就应认真考虑裁谈会的状况。

在既定的机构外谈判裁军条约的进程, 使我们有理由深为担忧裁谈会内部的工作方式, 但也提供了灵感。它证明, 只要有充分的政治意愿, 就有可能探明取得进展的道路。

此外, 我们应承认, 裁谈会没有纳入相关的利益攸关方, 如民间社会的代表, 这意味着我们无法从它们的经验和知识中受益。

裁谈会的成员资格仅限于少数联合国会员国，使这一挑战变得更加突出，高级别会议的讨论应反思这一点。

最后，我们支持以下想法，即会议的产出应是一份主席总结，反映秘书长的观点和总体讨论情况。

主席：感谢尊敬的挪威代表。我现在请尊敬的墨西哥代表埃尔南德斯·巴萨韦大使发言。

埃尔南德斯·巴萨韦先生(墨西哥)(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担任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并欢迎土耳其的奥乌兹·德米拉普大使，向他保证我们在工作中将对他给予全面合作。

秘书长决定召开一次特别会议，讨论我们将在 9 月 24 日讨论的一类重大专题，墨西哥不理解，更不同意有些人对秘书长此一决定表示的怀疑和恐惧。

相反，我们认为秘书长的倡议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使我们能够反思世界安全问题，并把全球安全问题置于国际辩论的中心。我们希望，9 月 24 日专用于这些审议的五个小时，将有助于我们牢记(而不是忽略)并强调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在裁军谈判会议中的主要目标就是在裁军方面取得切实进展。

裁军谈判会议是我们珍视的一个机构，它结出过一些果实，但遗憾的是，13 年来它一直陷入瘫痪状态，这种状况正开始变得让人难以忍耐和接受。因此，我们理解为什么有些国家说，裁谈会如果不能履行其使命，就应寻找其他途径和其他机制来实现我们的目标，我重复一遍，这个目标就是实现裁军，从而加强国际安全，消除对这一安全的威胁。

我们认为，这次高级别会议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机会，为确定裁谈会前途这一任务带来开放的思维和政治意愿。我们绝不能忘记，裁军领域的某些最重要成就，某些今天依然有效的最重要的裁军条约，是在裁军谈判会议成立之前缔结的，也就是说，是在裁谈会框架之外缔结的。

此外，在谈论裁军谈判会议时，我们必须牢记，曾几何时，我们只有一个十国裁军委员会，然后是十八国裁军委员会，然后才是有 36 个成员，后来增加到 56 个成员的裁军谈判会议。国际局势变动不居，我们使用的机制和工具也不应该一成不变。面对当前棘手的全球安全挑战，无动于衷只怕是行不通的。

我们认为这一高级别对话是探讨全球安全问题的一个机会，而裁军则是这些问题的核心。

主席：感谢尊敬的墨西哥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意大利代表曼弗雷迪大使发言。

曼弗雷迪先生(意大利)：主席先生，首先，我想在此与裁军谈判会议的其他同事一起，对我们的土耳其新同事奥乌兹·德米拉普大使表示热烈欢迎。•

意大利完全支持联合国秘书长召开高级别会议的倡议。我们敦促所有国家派部长级代表参加这一会议，而且我想说，我们的外交部长已经确认，他将到场。

裁谈会秘书长奥尔忠尼启则先生已经清楚说明了召开高级别会议的理由，这些理由令人信服，而且是众所周知的，因此我不在这里重复。我们认为，高级别会议的讨论应尽量自由和广泛，我们还认为，这些谈论应包括审查本联合国裁军机制的相关性，以及裁军谈判会议某些议事规则的影响，在过去的这些年中，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规则有时产生了不幸的影响。

在这一框架中，我们希望高级别会议将重申 CD/1864 作为未来几年裁军谈判会议平衡和现实的工作计划的有效性。

最后，正如我们的摩洛哥和爱尔兰同事也敦促的那样，高级别会议应尽可能没有反诋和指责，那样做对振兴裁军谈判会议和多边裁军整体努力没有任何好处。

主席：感谢曼弗雷迪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俄罗斯联邦代表瓦西里耶夫先生发言。

瓦西里耶夫先生(俄罗斯联邦)(以俄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想在我们的乌克兰兄弟和邻邦的国庆之际对他们表示祝贺。

我还要欢迎土耳其代表来到这一论坛，并向他保证，俄罗斯联邦准备与他密切合作。

如同前几位发言者，我们希望如建议的那样，非正式地讨论纽约高级别会议的筹备工作，因此我们将把许多评论推迟到稍后阶段。

总之，我们想谈谈以下问题。虽然我们在本论坛的工作计划上不能达成共识，但我认为，相形之下，我们对自己所处的令人不满的状况，则有充分的共同认识；而且当然，这一局面必须改变。

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为我们的论坛通过一个工作计划。遗憾的是，这种情况没有发生。俄罗斯代表团发挥了自已的作用，为了支持 CD/1864 号文件中的工作计划草案，偏离了自已的某些立场。过去三年中，我们的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曾两次在本论坛发言，陈述我们的看法。

本来，在日内瓦举行高级别会议，可能会有助于推进裁谈会的工作。然而，我们都理解，出于各种原因，这是不可能的。在这方面，我们认为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选择是最佳选择，而且在我们当前所处局面中，或许也是唯一可行的。因此，我们支持召开这次会议的提议。

当然，我们并不期望会有奇迹发生，以及会议期间能够作出打破裁谈会 12 年来所处僵局的决定。此外，如以往提到的，这一严肃的会谈将刺激创新思路，有可能推动多边谈判向前发展。在这方面，我们认为，我们绝不能忽视裁军谈判会议所做的工作，在我们看来，这种创新做法不应破坏在此已经实际商定的东

西，即在尊敬的阿尔及利亚大使担任主席期间已经通过的工作计划草案中所载的一揽子措施。

我还认为，现在说召开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将提供某些推动力，或许还不成熟，因为尚未就这一进程达成协商一致，明显的证据是，为筹备在纽约举行裁军问题特别会议而设立的工作组，由于没有达成令人满意的结果，实际上已经中止了工作。

请允许我再次表示，俄罗斯代表团希望如提议的那样，非正式地讨论高级别会议的框架，并将在讨论中发挥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主席：感谢尊敬的俄罗斯联邦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瑞士代表托里亚尼女士发言。

托里亚尼女士(瑞士)：主席先生，由于这是我第一次在你的主席任内发言，请允许我以瑞士代表团的名义祝贺你担任主席，并向你保证，我们将给予全力支持。

我原本没打算在这个正式场合发言，但鉴于辩论情况，请允许我在这里的全体会议上补充几点。

首先，我要感谢前面所有发言者的发言，我尤其还想表示，我国代表团支持——事实是我国代表团大力支持——计划 9 月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我们高度赞赏秘书长召开这一会议的倡议。瑞士盼望就我们在日内瓦长期关注的许多问题公开交换意见。在这方面，我们不认为计划中的高级别会议是一个威胁，而认为它是一个机会，恰恰针对我们迄今为止没有找出解决办法的这些问题。

瑞士期望在所有四个核心问题上取得进展，而且支持以前为使裁军谈判会议走出僵局做出的全部努力，因此，它愈来愈难以接受这种状况，即裁谈会本身正在对裁军方面的许多核心优先事项构成阻碍，从某种方式上说，它已经成为维持现状，尤其是核裁军方面现状的工具。

因此，为了振兴对裁军问题的讨论，我们希望采取短期、中期和长期做法，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欢迎秘书长在纽约举行高级别会议的倡议。

我们期待就以下几方面交换意见。

第一，我们希望看到进行专题辩论，讨论目前裁军方面的具体挑战，以及对二十一世纪裁军机制的要求。

第二，我们希望进行辩论，讨论为使裁军机构，尤其是裁军谈判会议适合应对二十一世纪的挑战，应采取哪些中长期措施。

第三，我们还希望进行辩论，讨论采取哪些短期措施，使我们能够迅速在某些核心问题上取得具体进展。

对我们而言，同样重要的是后续行动，尤其是针对这些短期措施采取后续行动。

事实上，为了避免陷入我们早已知晓的那种瘫痪状态，我们认为至关重要是，决不可在这里试图事先谈判高级别会议成果。我们欢迎秘书长提出自己的主席总结的做法，我们还很高兴获悉，它将是前瞻性和包容性的。

说得更具体些，我们提议今年在第一委员会利用裁军机构组群来确保后续讨论，但我们乐于在非正式辩论中参与讨论关于这些问题的更详尽观点。

以上是瑞士此刻的观点，我们将在非正式辩论中阐述其他观点。

主席：感谢瑞士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巴基斯坦大使阿克拉姆大使发言。

阿克拉姆先生(巴基斯坦)：主席先生，我首先要为第二次发言表示歉意。我只想借此机会对尊敬的同事们发表的某些意见作几点澄清。

在我描述秘书长的建议半生不熟后，我的美国朋友用了一个烹调才能的讽喻。我会第一个承认自己毫无烹调技能。但我知道哪些菜味道好，哪些味道不好。我也知道，要准备一道有滋有味的菜肴，必须有适当的原料，并有足够的烹煮时间。而这正是现在的做法所缺乏的：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或者说没有足够的时间在纽约的半天会议上讨论这些非常重要的问题。第二点是，我们有什么原料可以添加，造成一个将真正积极推动联合国裁军机制工作的成果？

今天上午表达的西方意见几乎可以说是经过了精心协调，我必须说，我对此并不感到吃惊。之所以不吃惊，是因为我知道，它们的观点显然是该一集团共有的，我还认为，这些观点已经传达给了联合国秘书长。事实上，联合王国代表的发言明显暗示，其对秘书长的建议应该是本次会议的结果。等以后我们回到裁谈会，我会很高兴把英国代表团的发言与以秘书长结论的形式出现的纽约会议的成果认真加以比较。

我国代表团的观点与 21 国集团的观点非常相似，我们将在稍后就这一问题举行的非正式会议上听到后者的意见——我希望这个非正式会议尽快举行。但我认为，必须强调我们需要讨论的某些问题，还有需要秘书长处理的问题。

对我们来说——而且我敢说，21 国集团也属于在纽约代表不结盟运动的较大国家集团，而不结盟运动是 100 多个国家——国际裁军机制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裁军谈判会议，而且在于寻求解决裁军、军备控制和扩散问题的其他领域和途径。对我们来说，当务之急是核裁军。

我们也对消极安全保证以及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感兴趣——或者说仍然在这个会议室中的一些人已经说我们对此感兴趣。原则上来说，属于 21 国集团和不结盟运动的大多数国家认为，裂变材料是一个不仅应考虑禁止未来生产，而且应减少现有储存的问题。

对我国来说，而且这不是一个秘密，在《禁产条约》方面，我们的异议是，某些国家存在双重标准，它们一面声称致力于实现《不扩散条约》的目标，一面又利用核供应国集团这一论坛从事直接影响我们安全的活动。我不想进一步详述

这个问题，在现阶段，说那是我们对《禁产条约》的担忧和问题就足够了。这并不意味着裁军谈判会议不能和不应谈判其议程上的其他项目。

如果达成一致，我们就能取得进展，但并不存在协商一致。我们不能取得进展。这就是裁军谈判会议的运作方式，而且应该允许它在这一基础上运作。

我还想表示，我们认为，关于有其他选择来谈判一项禁产条约的提议，巴基斯坦一贯接受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将不参加。这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不过如果国际社会选择采取这样的方针，我们将尊重这一决定。

至于高级别会议的成果，如果我给人留下我们反对这次高级别会议的印象，那真是与真相谬之千里了。我们不反对。实际上，恰恰相反，我们希望这次高级别会议取得实质性的、有意义的成果。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需要为此作出适当准备。需要确保这次会议的成果对我们，并对整个全球裁军机制具有意义。但如果我们只是期望秘书长拿出他的结论性总结，认为那就是我们取得进展的方式，那么对不起，我们最后会非常失望的。

我的理解是，一些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系的机构，将有机会发言。我没有听到提及给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在高级别会议上发言的机会。也许我错了。但是如果没有邀请他发言，我认为那将是这次高级别会议的一大缺憾。如果这次会议的主要目的是振兴裁军谈判会议，那就应该听听裁谈会主席有什么话要说，有什么关切。

这些就是我想对尊敬的同事们表明的观点。我再次对发言表示歉意。

主席：感谢阿克拉姆大使的发言和澄清。我现在请古巴代表金塔尼利亚·罗曼先生发言。

金塔尼利亚·罗曼先生(古巴)(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我们原来没打算在这次全体会议上发言，但刚才的某些意见促使我这样做。

我指的是可以比作裁谈会秘书长个人最后通牒的东西，它引起了某些代表团的共鸣。我认为这类意见让人吃惊，而且的确让人不安。

据说裁谈会 13 年来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13 年来没有产生任何具体结果。阻碍裁军谈判会议工作向前发展的并不总是同一个集团。今天，我们必须牢记，当其他集团持另类立场，阻碍进展时，并没有人发布过最后通牒，为本论坛规定一年或别的最后期限。

我们不同意这些指责，我们认为这些指责不恰当，过于简单化。纽约高级别会议的主要成果，可以是重申裁谈会是惟一的裁军谈判论坛并支持它的工作。

主席：感谢古巴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法国代表达农大使发言。

达农先生(法国)(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本来也没有计划请求发言，而且更希望在非正式会议期间发言。但是裁军谈判会议已经陷入如此僵局，以致连

达成举行“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的决定，也需要日复一日的讨论：这表明我们已经变得多么没有效率。

首先，我想对我们的同事土耳其大使表示欢迎，并向他保证，法国代表团期待尽早与他合作，他肯定会得到诚恳接纳。我想就定于 9 月 24 日举行的高级别会议讲几句。首先，我想说，我们完全支持秘书长的倡议。我希望明确表示，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倡议。它证明了秘书长对这些问题的承诺，并表明秘书长正在考虑核裁军领域内部以及更广泛的核问题方面的某些动态。这次会议可能是朝着解决裁谈会惯例中的一个反常现象迈出的第一步，这个反常现象就是，裁谈会在陷入僵局时从来不召开部长级会议。在联合国系统内部，它是在陷于僵局时不把问题提到更高一级，即部长级的很少几个论坛之一。几乎所有其他论坛在陷入停滞时，都会把审议提高到下一个最高级。但是我们从来不这样做。当然，毫无疑问，最好是在这里，在日内瓦解决问题。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不可能；把六十多位外交部长同时聚在这里，是完全不可能的。秘书长抓住为时一周的大会部长级会议提供的机会，为这一目的服务。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步骤，我们很高兴审议工作上升到比裁谈会更广泛的代表级别，因为，在那一级别，我们可以看到裁军机制的其他部分，包括把所有国家聚在纽约的裁军审议委员会，以及《不扩散条约》的参加者和其他。因此，我们期待这个在高级别把各国聚到一起的机会。

我认为，我们需要习惯在政治一级谈论安全，谈论核裁军和其他形式的裁军，以便努力缓解僵局。形势已然如此，使裁谈会摆脱这一僵局谈何容易。为什么？基本上说，因为这不是适当机构或机制的问题。如我们大家所知，裁谈会是一面镜子。它的产生就是为了作为冷战期间世界的一面镜子。它反映出冷战世界。关于这一点，它的议程就提供了最明显的例子。我们谈论本来应该很容易通过的工作计划，但我们从不谈论一成不变的议程。议程上的项目永远是停止核军备竞赛，这没有精确反映出当今世界所关切的问题。无论如何，人人都知道裁谈会为什么会陷入目前的局面。这是一面镜子，遗憾的是它反映出的只是目前的僵局，而它本应反映出当代的全球动态，现在这些动态有很多。从这个立场看，不扩散条约审议大会倒是十分令人鼓舞，因为它使不扩散制度重回正轨，通过了若干不同的措施，包括与裁军的第一支柱有关的措施；已经通过总共 64 项措施，而且即便三个在本会议室有代表的国家可能觉得它们不那么重要，但必须实施这些措施，而且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很高兴，提出了在政治一级召开一次会议的倡议。就树立先例而言，我们希望这是一个持久的倡议。即使第一次高级别会议没有产生完全令人满意的实质性结果，我们至少可以希望，它将继续是一个选择，我们相信，联合国会员国的部长级会议将能够注重安全和裁军问题。这样做的时机已到。

至于实质性问题，以及关于如何推动事情向前发展的想法，我想在非正式会议举行之前保留我的评论。我希望你，主席先生，将尽早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有时如果任由事情发展，就会浪费时间。我们认为，目前我们正在荒废大量时间，而高级别会议距离现在只有四个星期了，我们可以理解——尽管我不知道会议推

迟的真正原因——绝对有必要继续讨论实质性问题，以便各国代表对其他国家可能说什么略有了解，然后决定对这种发言采取什么立场，等等。

至于裁谈会面前的实质性问题、议程、裂变材料禁产的问题等等，由于时间关系，我将在非正式会议期间论述这些主题。我想表明，如果谈判推迟得过久，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失去了可以进行这些谈判的论坛，而谈判无论如何总有一天会举行，这是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谈判时机已经成熟的问题。我们将与阿尔及利亚大使讨论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目了然的。能够达成一致或基本上达成一致时，谈判这一问题的时机就成熟了。但我们将在非正式会议期间再找机会回过头来讨论这一问题。

主席：感谢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印度代表拉奥大使发言。

拉奥先生(印度)：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同其他同事一样，对土耳其驻裁军谈判会议大使奥乌兹·德米拉普表示。我和我国代表团期待与他合作。

我今天本不打算发言，我们将在你专门为此目的安排的非正式会议上详尽发表意见。然而，我们注意到裁谈会秘书长今天上午所作的澄清，即关于会议成果的澄清：会议成果将是一个总结，反映出秘书长的观点和会员国的观点，而在那个总结中，将没有结论或建议。我们注意到这几点。

上星期我曾在一般性发言中，详谈了裁军议程、裁军谈判会议及其作用，我希望秘书处将考虑我的发言。在本阶段，我只想说，印度一贯认为核裁军是最高优先事项，我们准备像联合国秘书长呼吁的那样，在裁军谈判会议里就一项核武器公约进行谈判。

关于裁谈会的工作，我想扼要概述一下我在 8 月 17 日的发言中所说的话：裁谈会去年在 CD/1864 中通过了一项实质性议程和一项工作计划。我们的工作，包括在高级别会议上的工作，应该是鼓励裁谈会回到那个状况。

当然，关于裁军机制，我们的观点众所周知。午饭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不再重复那些观点；我上星期在全体会议上的发言实际上已经详细阐述了它们。

除了这些评论，我们期待着你打算就此主题很快召开的非正式会议。

主席：感谢拉奥大使的发言。我的名单上还有四位发言者。由于午饭时间快到了，我想说现在这个名单截止了。我不想你们因为饥饿变得愤怒。

我现在请尊敬的哥伦比亚代表阿朗戈·奥勒莫斯大使发言。

阿朗戈·奥勒莫斯女士(哥伦比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代表哥伦比亚代表团欢迎土耳其大使，我们希望与他共同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我还想代表我的国家，对巴基斯坦大使表示声援，并愿意提供任何可能需要的援助，因为他的国家遭受了严重的洪灾。哥伦比亚也曾几度遭受这类洪灾，我们知道它们会对一个国家造成什么影响。

主席先生，感谢你作出努力，及时召开这次会议，希望非正式会议也能及时召开。我们原来也没打算在正式会议上发言，而是计划在非正式会议上发表一些意见。

说到就将于 9 月 24 日在纽约举行的高级别会议交换意见，哥伦比亚支持秘书长的倡议。我们认为，裁谈会作为惟一的裁军谈判论坛，在多边谈判的框架内取得了很多成就，而且如大家所知，在过去产生了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结果。然而，十几年过去了，我们没有成功地继续我们曾经遵循的航向，那一航向使我们能够表明多边主义的效力，多边主义是我们捍卫和支持的原则。

因此，我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始终不能通过一个工作计划，执行这一计划，着手就我们查明的问题进行谈判？或许是缺少政治意愿。或许是裁军谈判会议之外的情况和我们各国面对的形势在阻止我们取得进展。或许是多年来无视协商一致的规则，这已经破坏了曾经占主导地位的合作精神和灵活性。还可能是裁谈会的某些运作方式在阻碍我们的工作。

我相信，纽约高级别会议将是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表明这一多边论坛有多么重要。这个机会也让我们谈论或思考我们面对的困难。因此，为了帮助查明使裁军谈判会议重回正轨的可能解决办法或选择，我们所有的代表团都必须积极参与关于该会议的所有谈判。

在持续的分析 and 行动进程中，高级别会议可以是重要的第一步，这一进程将使我们回到正轨，完成裁谈会的任务。

哥伦比亚最希望的，就是本论坛尽快开始工作和谈判。我们不能允许自己悠哉游哉地继续等待某种神奇的解决办法从天而降。我们自己必须积极抓住每一个机会，重新厘定裁军谈判会议的航程。

主席：感谢阿朗戈·奥勒莫斯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巴西代表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发言。

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先生(巴西)：主席先生，首先，我代表巴西驻裁军谈判会议代表团，向土耳其大使奥乌兹·德米拉普表示热烈欢迎。

我听说，一个或几个代表团对在裁军谈判会议辩论高级别会议(或者如有些发言者所称的 HLM)的问题有异议。(顺便说一句，我觉得达农大使会说，在法国，HLM 是社会住房的缩略语。)再就是讨论会议是否应有“非正式的非正式”这一拗口的名称，这一讨论让我难以理解。但是我很高兴，我们在正式的会议中展开讨论，就我的代表团而言，继续在同一基础上，在正式会议上交换意见，我不会觉得有任何问题。

主席先生，我将通过你请秘书处，如果可能的话，尽快以特殊方式向各代表团提供这一正式会议的逐字记录，即便是初步形式的。

主席：感谢德马塞多·苏亚雷斯大使的发言。我现在请尊敬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发言。

Daryaei 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主席先生, 由于这是我在你出色地担任主席期间第一次发言, 请允许我对你主持会议和非正式协商的方式深表赞赏。

还请允许我代表我国代表团, 与其他人一起欢迎我们的友好邻国土耳其的奥乌兹·德米拉普大使, 并向他保证, 在他履行与裁军谈判会议有关的职责方面, 我们将给予充分的支持和合作。

我本来没想发言, 因为我们期待举行一次以这一问题为重点的非正式会议。然而, 针对在本次会议上听到的某些意见, 我们别无选择, 只能作出反应。

首先, 我们感谢尊敬的裁谈会秘书长, 他告知我们并再次强调, 举行这一高级别会议的倡议来自联合国秘书长, 主要目的是表明对多边裁军议程和联合国裁军机制的政治支持。我们同意这一观点, 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朝着那个方向努力的。因此, 我们认为, 主要是应由联合国秘书长对这一会议的成果负责。但我们鼓励联合国秘书长考虑到会员国的意见, 而且希望, 我们的行动方向能够避免尊敬的巴基斯坦大使正确地提到的那种局面, 那种半生不熟的局面。然而, 我们认为, 由于缺少时间, 我们无法确保这道菜能做熟。

因此, 让我们来谈谈这次会议的目的, 这个目的是政治支持。我确实看不出鼓励政治支持与心理威胁之间有任何相符之处。心理威胁是我国代表团坚决拒绝接受的东西, 而更令人关切的是, 我们目睹, 这一威胁来自秘书处。我们希望今后不会再看到这种局面。

我们不想再次强调, 裁军谈判会议面对的问题不是一个体制问题, 不是一个组织问题。这是一个政治意愿的问题, 我们没有在这里开始谈判的政治意愿, 因此我们希望举行一次会议, 激励增加克服这一僵局的政治意愿。

裁军谈判会议有非常广泛的议程, 而且我们一贯支持平衡和全面的工作计划。我们实在不能理解, 为什么裁谈会的工作成了一个主题的人质, 而我们还有其他的议程项目。我们完全支持就核裁军、就消极安全保证和防止外层空间的军备竞赛, 以及就一项裂变材料禁产条约开始谈判, 只要它包括已经生产的材料的储存。因此, 这意味着我们对所有四项核心问题的谈判并没有疑问。

我们确实希望利用这一机会改换目光, 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局势。我们需要超越这一局面和来自冷战时代的专横。我们必须把所有这些要求搁置一旁, 它们主要与注重极性的国际秩序有关。我们认为, 那个年代已经过去,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也支持开始就第四届裁军问题特别联大进行谈判。

主席: 感谢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代表的发言。我现在请名单上的最后一位发言者、尊敬的澳大利亚代表保罗·威尔逊先生发言。

威尔逊先生(澳大利亚): 主席先生, 我向你保证, 我只简短讲几句话。我希望感谢你在担任主席期间表现的领导才能, 我还希望对土耳其大使表示欢迎。

我将等到非正式会议时再更详尽地发表意见，但我想简单表明，澳大利亚坚决支持秘书长召开高级别会议的倡议。澳大利亚坚决支持他有这样做和提出会议总结的特权。

我们把高级别会议视为一个机会。我们应该欢迎这个机会。我们不应浪费它，而且无论是从当下还是从较长期来说，我们应对其潜在的价值持开放态度。我们还应利用它来反思 13 年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某些现实。

我还希望作出的惟一其他评论——如我所说，我将等到非正式会议再更详尽地发表意见，是我欢迎我们在本次会议期间看到的跨区域交换意见。

主席：感谢澳大利亚代表的发言。在作总结发言之前，我想请裁谈会秘书长宣布一个技术性问题。

奥尔忠尼启则先生(裁军谈判会议秘书长兼联合国秘书长个人代表)：对于那些未能听到我们代表秘书长提供的信息的代表团，我想通知你们，裁军谈判会议主席将与联合国秘书长和大会主席一起发言。

主席：我感谢裁谈会秘书长的宣布。那么在闭会前，我来讲几句。

非常感谢诸位参加讨论。感谢所有的发言者。我认为这个讨论很不错，虽然没有在我们今天的议程上预告。基本上，我可以这样说，这是保加利亚担任主席期间的最后一次全体会议。我感觉这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全体会议，至少今年如此。感谢发言者为进行这一讨论殚思竭虑。

关于“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如我已经提到的，我原打算今天召开和举行这一会议。有一个区域集团要求我推迟“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我现在仍然希望举行这一会议，据我理解，这也是整个机构的希望。举行这一会议的惟一现实可能性也许是后天。我说的是在保加利亚担任主席期间，但 8 月 26 日星期四还有其他与之冲突的会议。我将在通过区域协调员与你们协商后作出决定。我不想再出现今天这样的局面，即准备召开一次会议，然后被要求推迟。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希望区域协调员明天结束之前与我联系，明天我将作出决定，我将通报对是否举行“非正式的非正式会议”，以及如果举行，举行的时间作出的决定。

多谢大家的关注。

现在休会。

下午 1 时 05 分散会。